趙城縣廣勝寺

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傾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羣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彥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真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綱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傳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目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寂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昏墊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成鄭嶷救諸疲癃冥昧慈悲浩汗物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華雨於金輪護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宙朕慙非博學釋典微開豈堪序文以示來者如摩尼燃火不足比之於皎日將微蠡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者哉

御製新繼聖教序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次厚載初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

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九圖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蹄蹊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設方便以救沈淪知法界之恢宏行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宇校彼眞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宮之聖藏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由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之言顯秘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每兢兢而守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曷能探測有譯經西域僧法賢奏章懇切致意專勤以

先皇帝大闡眞風高傳佛言興前王之墜典振覺路之頹綱欲旌天造之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予製序繼聖教焉自聖考上僊追號冥息政事之外何暇經心今已禫除思臻微奧雖幼承慈誨柰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涯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徇輿情踊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功者焉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臣施護等奉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和合於一日中飯食事訖出王舍城詣迦蘭陀竹林精舍佛世尊所瞻禮親近我禮親近是時長者其出未久作是思惟今日已過清旦佛及苾芻各處自房宜應且止勿詣佛所瞻禮親近我今當往尼拘陀梵志聚集之所時彼梵志在烏曇末梨園中與諸梵志圍

繞而住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雜之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心是時尼拘陀梵志遙見和合長者自外而來即告衆言止止汝等宜各低小其聲此所來者是沙門瞿曇聲聞弟子爲大長者處王舍城名曰和合此人本性少語其所傳受亦復寂靜是故汝等小聲言論彼既知已乃可斯來時梵志衆聞是語已咸各默然

尒時和合長者來詣尼拘陀梵志所到彼會已時尼拘陀相與承迎歡喜言論彼言論已各坐一面時和合長者白尼拘陀梵志言汝此衆會有所別異向聞汝等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此等言論皆悉繫著世間之心有異於我世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佛世尊者於曠野中隨自所樂坐卧居止遠離憒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所行

時尼拘陀梵志告和合長者言長者彼沙門瞿曇我今云何相與議論若我以事發其問端彼種種慧而不能轉以沙門瞿曇處於空舍慧何能轉既於空舍慧不能轉乃於曠野坐卧居止遠離憒閙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隨應所行長者譬如一目之牛周行邊際當知彼牛其何能行沙門瞿曇亦復如是處於空舍慧何能轉長者若或沙門瞿曇來此會中我時必當相與議論建立勝義發一問端而為叩擊我應得勝彼必墮負如擊空餅易為破壞

是時世尊處於自房寂默宴坐以清淨天耳遥聞和合長者與尼拘陀梵志所共集會如是言論

尒時世尊於日後分從自房出是時天雨方霽晴光煥若漸次行詣善無毒池到池岸已徐步經行時尼拘陀梵志遥見世尊在彼池岸即告衆言沙門瞿曇即今在此善無毒池岸徐步經行彼或來此會中汝等云何為起承迎邪或相與言論邪或但離座邪或復輟已所坐而召命邪作是言時自然有來為佛世尊敷設其座復聞是言尊者瞿曇來此有座隨自所樂當就是座

尒時世尊於善無毒池岸經行事已來詣尼拘陀梵志之所時彼梵志遥見世尊自外而來即告衆言沙門瞿曇來此會時我當發問而汝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

尒時世尊到彼會已諸梵志衆自然咸生踴躍歡喜各從座起前向承迎時尼拘陀梵志合掌向佛頂禮白言善來瞿曇汝具徧知是汝所座汝應就座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汝但就座所應為我施設之座而我自知我自當坐

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有難有此沙門瞿曇今此會中無人說示以神通力自知其座時尼拘陀梵志與佛世尊歡喜言論彼言論已退坐一面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來今到此會汝等有何言論分別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我向見汝自遠而來見已我時輒告衆言沙門瞿曇來此會時我當發問而汝瞿曇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瞿曇汝既到此我以是事便為問端是即與汝言論分別

尒時世尊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於是事而實難知何以故異法異見異師異行但應於汝自法教中隨應發問是時諸梵志衆高聲唱言希有難有沙門瞿曇此所問事不以自教而為見答返能於他教中令發問端隨問當遣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若我異法異見異師異行於汝法律我難知者我今於其自法教中請問於汝云何修行能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汝尼拘陀法中所修行者我今略說汝謂能得四戒具足謂能修行能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尼拘陀云何是汝修行所持四戒謂不自殺生不

教他殺不隨喜殺不自偷盜不教他盜不隨喜盜不自妄語不教他妄語不隨喜妄語不自邪淫不教他邪淫不隨喜邪淫汝尼拘陀以如是等謂我能得四戒具足尼拘陀云何是汝能得修行汝所修行謂高處遊止施設座位或翹足而立以為法行或常受苦澁麁惡飲食而為法行或寂止空地而為法行或不去鬚髮而為法行或偃卧棘刺或卧編椽而為法行或居止常處凌雲高顯而為法行或繫著一處而為法行乃至一日三時沐浴其身如是多種逼切苦惱治療於身而為法行如是等事是汝尼拘陀修行之法云何是汝尼拘陀修行者計為出離尼拘陀如汝所修出離行者謂裸露身體計得出離又於飲食事訖舐手取淨不受顰蹙面人及瞋恚面人所施飲食不於街巷中食不於刀杖兵器中住周行城邑杜默不語不說所從來不說所向詣不說所住止不出違順語不出多種語亦無所說授或受一家食或受二家三

家乃至七家食或但受一家不受餘家食或一日不食或二日三日乃至七日或復半月一月不食或於食中不食其麨不食其飯不食豆及魚肉牛乳酥酪油及蜜等不飲酒不飲甘漿不飲醋漿但飲糠粃清潔之水而為活命又常食菜或食稗粳或食瞿摩夷或食藥苗藥根或食乾生米穀或食諸餘麤惡草菜或但著一衣或著草衣或著吉祥草衣或著樹皮衣或紫木為衣或果樹皮為衣或以棄屍林中亂髮為衣或以羊毛鹿毛鹿皮為衣或以底哩吒鳥翅為衣或以鵂鶹翅為衣如是等事是汝尼拘陀修行者計為出離之行尼拘陀此等所行而還實得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邪行者計為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邪得眞實邪得清淨眞實中住邪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所修行如是等事非為出離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眞實非得清淨眞實中住但於修行法中而得少分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為甚善然我此修行是得最上出離是得眞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復次汝所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謂能修行謂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持四戒時與慈心俱先於東方起慈心觀具足所行廣大周普無二無量無寃無害然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一切世界與慈心俱具足所行亦復如是尼拘陀汝作是意謂我能如是修行者計為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邪修行得出離清淨眞實中住邪得眞實邪得清淨眞實中住邪得清淨眞實中住

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等汝所修行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眞實非得清淨眞實中住汝謂有所得此亦非眞尼拘陀梵

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甚善然我修行是得出離清淨是得眞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復次如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行我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不減諸欲謂以宿住通能知過去一二三生乃至百生之事尼拘陀汝作是意謂我能如是修行得出離清淨邪得眞實邪得清淨眞實中住邪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此如是等汝所修行非得出離清淨非得最上潔白非得眞實非得清淨眞實中住雖有所得而非眞實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如汝所說雖爲甚善然我此修行是得出離清淨是得眞實是得無上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復次如汝修行謂我能得四戒具足我能修行我得最上增勝於前修行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邪

時尼拘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我此修行實得出離清淨得最上潔白及得眞實得清淨眞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如是等汝所修雖爲清淨然我所說如汝修行未離種種煩惱隨增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云何我所修行雖爲清淨汝瞿曇說未離種種煩惱隨增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等修行事以汝所修雖爲清淨汝修行未離種種煩惱隨增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說未離種種煩惱隨增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等修行爲欲彰其修行功業以我修成如是行故彼國王大臣剎帝利婆羅門等必當尊重恭敬供養於我尼拘陀此即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雖修行恃已所修起貢高相凌篾於他此即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我慢心及增上慢此即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餘沙門婆羅門輕毀凌辱作如是言汝諸沙門婆羅門以多種食而爲活命普食世間五種種子所謂根種子身種子虛種子最上種子種子中種子如是五種以資其命汝尼拘陀如是周行出輕辱言伺求諍論迸疾快利其猶電轉摧伏破壞又如霜雹尼拘陀此即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或見餘沙門婆羅門爲他同類等衆之所尊重恭敬供養乃生種種憎嫉之心即作是言汝諸沙門婆羅門貪多種食而爲活命返爲他衆之所尊重恭敬供養我常但以苦澁虛淡之物而爲活命何故他衆不作恭敬供養於我尼拘陀此即是爲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譯經 孔目官 白勝慶
講圓覺經文章沙門 日能 證義
講金光明懺無量壽經賜紫沙門 智秦 證義
講金剛經百法因明論賜紫沙門 玄測 證義
講圓覺經金剛經[illegible]大師賜紫沙門 中受 證義
講法華經百法論法華大師賜紫沙門 璨玉 證義
講法華經上生經百法論法智大師賜紫沙門 重雨 證義
講法華經生經百法因明論普賢大師賜紫沙門 僧靜 證義
講法華經南山律三慧大師賜紫沙門 紹清 證義
講法華經圓照大師賜紫沙門 道一 證義
講金剛經因明百法論明猷大師賜紫沙門 法水 綴文
梵學講 悟大師賜紫沙門 文一 筆受
梵學演法大師賜紫沙門 [illegible] 筆受
梵學傳大教通梵大師賜紫沙門 清沼 筆受
譯經光梵大師賜紫沙門 [illegible] 奉詔譯
譯經西天傳梵大師賜紫沙門 護 奉詔譯
入內僧官內侍贊讀郎兼鄜州內侍省事伯[illegible]騎尉監譯經[illegible] 白[illegible]
推忠佐理功臣通奉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參議事備 國史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
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伍百戶賜紫金魚袋臣[illegible]奉 [illegible]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上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九〇九頁中一行至次頁中一二行兩篇序文，磧、南、徑、清無。

一 九一〇頁中一四行譯者，徑、清作「宋西天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施護奉詔譯」。卷下同。

一 九一一頁中一三行「座起」，磧、南作「屋起」。

一 九一三頁下一三行末字「電」，磧、南、徑、清作「雷」。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下　傾

西天翻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賜紫沙門臣　施護　等奉　詔譯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若於如來或於如來弟子之所方伸請問嫌恚旋生瞋惱既興鄣礙斯作以鄣礙故起諸過失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若於如來或於如來弟子之所詢問正法時佛如來正以一心善為開說決定如應除遣所疑而汝等輩乃以外論而來指說互相違背欲奪其理返謂所問不正分別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知佛如來或如來弟子實有最上增勝功德所應敬仰而不敬仰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常時發起忿恚尤蛆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一切處無慙無愧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謂起慢相有所表示我能修行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或得珍妙飲食耽著其味而生簡別我此所樂我此不樂若所樂者我即可受由是取著隨生耽染以耽染故隱覆過失是故勝慧不得出離所餘飲食若不樂者猶故貪惜俛仰而捨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深隱處以如善相寂然而坐有來問言汝於何法而能解了復於何法而不解了而汝等輩於所了處言我不解於不了處而言我解如是多種皆謂正知起諸妄語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常起懈怠及
劣精進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而常失念及
不正知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其心散亂諸
根減劣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於損害堅
固前心不求出離一向自見於此等
法實生取著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
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邪見深厚行
顛倒法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無邊際計
為有邊起見亦然尼拘陀此即是為
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常起貪愛及
瞋恚心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於諸所行愚

癡暗鈍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修行
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不能聽受既
如聾者無所說示又類啞羊尼拘陀
此即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樂作罪業又
樂親近作罪業者為他惡友之所繫
屬及為攝伏尼拘陀此即是為汝所
修行煩惱隨增
復次尼拘陀汝等修行起增上慢計
有得想未見謂見未作謂作未得謂
得未知謂知未證謂證尼拘陀此即
是為汝所修行煩惱隨增尼拘陀於
汝意云何如上所說諸煩惱法彼有
一類修行之者具是事邪尼拘陀梵
志白佛言沙門瞿曇豈獨一類修行
之者具是煩惱如我意者其數甚多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如我上說汝等
修行為欲彰其修行功業以我修成
如是行故令彼國王大臣剎帝利婆
羅門等尊重恭敬供養於我尼拘陀
汝等若或如是為欲彰其修行功業
令彼國王大臣等恭敬供養乃至起

增上慢計有得想未見謂見未作謂
作未知謂知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此
如是等皆不清淨一切悉為煩惱隨
增當知皆是染分所攝尼拘陀於汝
意云何如我上說如是等事如是修
行謂得出離清淨邪得最上潔白邪
得真實邪得清淨真實中住邪尼拘
陀梵志白佛言如是如是沙門瞿曇
如我等輩如是修行是得出離清淨
是得最上潔白是得真實是得清淨
真實中住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我今為汝如實
而說如汝向者問於我言沙門瞿曇
法律之中以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
者到安隱地止息內心清淨梵行如
是所問乃為真實當知聲聞止息處
者上中最上極為高勝是諸聖者止
息之所
尒時諸梵志衆咸共讚言奇哉奇哉
沙門瞿曇法律之中所作清涼
尒時和合長者聞是言已知彼在會
諸梵志衆於佛世尊少生向慕即告
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向所言與

佛世尊互相議論建立勝義發一問端而爲叩擊我應得勝彼必墮負如擊空瓶易爲破壞汝今何故不發問邪佛告尼拘陀梵志言於汝意云何汝實曾發斯語言邪尼拘陀梵志白佛言沙門瞿曇我實曾說如是語言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豈不聞古師先德耆年宿舊智者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亦如汝等今時集會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繁雜之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如我今時於曠野中坐卧居止遠離憒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如應志白佛言如是瞿曇我亦曾聞古師先德耆年宿舊智者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非如我等今時集會高舉其聲發諸言論所謂王論戰論盜賊之論衣論食論婦女之論酒論邪論繁雜之論如是乃至海等相論

我復曾聞古師所說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如汝今時於曠野中坐卧居止遠離憒鬧絕於人跡寂守是相身住一處心不散亂專注一境如應所行

佛告尼拘陀梵志言尼拘陀汝等昔聞古師說時豈不作是思惟彼諸佛世尊能隨宜說法自覺悟已復爲他說覺悟之法自解脫已復爲他說解脫之法自安隱已復爲他說安隱之法自得涅槃已復爲他說涅槃之法尼拘陀汝等尒時而返謂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於師法事業有所分別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於寂靜住事業有所分別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彼尼拘陀師法之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彼因緣事尼拘陀師法之中多種善法有所離散又復說言沙門瞿曇作如是說爲欲宣示彼因緣事此如是等多種言說不應如是見尼拘陀何故不應如是見邪謂以彼諸師法彼諸所行乃至彼諸因緣事等皆悉有異尼拘陀是故我不說彼師法事業亦不說彼寂靜住事業亦不說彼師法之中罪不善法有所合集亦不說彼師法之中多種善法有所離散亦不欲說彼因緣事尼拘陀我常作是說或有正士不諂不曲及不虛誑正修行者我即爲彼說法教示如應開導令彼正士如我正說及正教示於七年中或復六年五四三二一年之中一向不亂離諸熱惱清淨身心專注趣求我說是人見法知法超初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那含果

復次尼拘陀我常作是說或有正士不諂不曲及不虛誑正修行者我即爲彼說法教示如應開導令彼正士如我正說及正教示於七月中或復六月五四三二一月半月一向不亂離諸熱惱清淨身心專注趣求我說是人見法知法超初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那含果

復次尼拘陀我常作是說或有正士

爲彼說法教示如應開導令彼正士
如我正說及正教示於七日中或復
六日五四三二一日半日乃至食前
食後一向不亂離諸熱惱清淨身心
專注趣求我說是人見法知法超初
二果直進第三有餘依位阿那含果
尒時世尊作是說時會中所有諸梵
志衆鄣累深重無所曉悟身心惑亂
沈迷昏懵彼諸辯才不能施設俛首
寂然憂思而住
尒時世尊知是事已顧謂和合長者
言長者今此等輩誠爲癡者既昧見
闇復絶言說如人以物自拄其口罪
垢斯深是大魔事彼等不能於佛如
來發是問言而汝沙門法律之中以
何法行能令修聲聞行者到安隱地
止息內心清淨梵行
尒時世尊乃爲和合長者隨應說法
示教利喜已身放光明廣大熾盛普
徧照耀即於會中踴身虛空還迎蘭
陀竹林精舍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下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尼拘陀梵志經卷下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九一八頁上原版殘，以麗藏本換。

一　九一六頁中五行首字「此」，麗作「比」。